



□记者 高一帆 摄文

在松江区车墩镇华阳老街一隅，由百年老宅“杨园”修缮而来的版画美术馆里，松江丝网版画非遗传承人张玉良正俯身于一张绷紧的丝网前。他手握刮板，匀速推动，鲜艳的油彩透过细密的网孔，精准地

者，将这项技术与本土的审美基因相融合。

创作者们从熟悉的灶头画、剪纸、刺绣乃至蓝印花布中汲取养分，描绘的不外乎是屋前小河、田间耕作、市井乡戏。这些作品造型夸张简练，人物憨拙可亲，色彩则大胆采用民间最喜闻乐见的大红大绿



印在纸稿上，与之前数层颜色严丝合缝。这一刻，艺术与技术、耐心与灵感完成了最后的交叠。一幅色彩丰富的丝网版画作品，往往需要这样重复分版、套印五层甚至更多才能诞生。这不仅是创作，更像一场与时间和记忆的精密对话。

这门与时间对话的艺术始于1985年。它并非古老的技艺，但却是一门根植于江南乡土的原生艺术。当时，松江文化馆的美术老师周洪生、朱荫能等人，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丝网印刷技术的艺术潜力。他们不再满足于其工业用途，而是带领着一批来自田间的创作

与强烈黑白对比，流淌出未经雕饰的质朴情感与勃勃生机。正因如此，它与金山农民画、宝山吹塑版画一同被誉为上海郊区农民画的“三朵花”。1989年，松江还被评为“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”。

鲜活的技艺，终究要靠鲜活的人来传承。张玉良的人生轨迹，便是这项非遗传承史的生动注脚。20世纪80年代，张玉良在工厂工作期间，因临近文化站而初识版画。然而，生活的重压很快袭来。工厂倒闭后，为了生计，他放下了画笔和刻刀，在村里操起屠刀卖起了猪肉，一干就是十余

年。那些年里，版画成了深藏心底的念想。

转机出现在2009年。启蒙恩师周洪生和车墩镇文化工作者的到访，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种。于是，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“双重生活”：清晨卖肉，午后收摊便赶往文化馆学习，傍晚再回去打理生意。这份艰辛的“复健”，源于热爱，更源于责任。2010年，车墩丝网版画创作基地成立，张玉良终于全身心回归。

走进基地，与印象中的画室略有不同，工作室并不仅仅是一张书桌，整个二楼包含有作画区和制作区域。“丝网版画是一种结合了艺术和技术的表现形式。”张玉良介绍，丝网版画类似于工业上的花布印刷方法，将墨稿印在丝网版上后，上色时倒上颜料进行刮压，颜料从网孔漏至承接物。因此，丝网版画的制作流程分为画草稿、绘制墨稿、制作印刷网版、刮浆、网版烘干、显影冲洗、印刷等。由于每幅作品都需要根据色彩分层制作多个网版，并经历反复精准套印，一幅颜色丰富的作品从动笔到完成，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正是这个集创作、教学、展示于一体的空间，让这门技艺有了稳固的家，也让张玉良从一位创作者，成长为传承的“守护人”与“播种者”。

在这里，除了画笔和颜料，还能看到一些特别的“宝藏”：刷子、木板，甚至是洗碗用的丝瓜络。这些在旁人看来不起眼的物件，都是张玉良创作灵感的来源和独特的“画笔”。“创作时，我会琢磨如何更好地表现细节。很多东西，单靠画笔往往是不够的，需要观察生活和发挥想象来弥补画笔呈现上的空白。”然而，他的灵感宝库远不止于此。在工

作室一隅，他和基地的手艺人们悉心收藏着许多从本地寻得的明清陶瓷碎片。那些碎瓷上凝固的青花纹样、釉色裂痕，乃至一道不经意的刮擦，都是他们反复揣摩的对象。“每一片碎瓷，都是一小块‘活’的历史，一个来自过去的图案密码。”张玉良说。他们研究这些跨越时间的纹样，并非为了复刻，而是为了与古人的审美对话，从中拓出现代创作的思维疆界。这种从日常之物中汲取灵感的方式，让丝网版画的创作始终连接着生活的温度与时间的厚度。

这份灵感，也随着时代脉搏跳动。每逢农历新年，主题创作便如火如荼。马年将至时，工作室里呈现出“百骏竞驰”的生动景象。张玉良和画师们创作了数十幅以马为题材的丝网版画，为新春带来蓬勃的生命力与喜庆氛围。其中，张玉良创作的《征途》与《村口》别具韵味。前者描绘了女战士与战马于河边静谧休憩的场景，后者勾勒出年轻人牵马离乡的依依别情。“现代人总习惯快马加鞭地忙碌，我希望大家在马年能慢下来，快乐生活，多看看身边的风景。”张玉良道出了他画马背后的温情寄托。而基地负责人钱斌的作品《马上有福》则别出心裁。作品以骏马为骨架，精妙融入十二生肖的纹样，构思奇巧，让“马上有福”的美好寓意，因这祥瑞齐聚的画面而格外生动。

时光以套印的方式层叠。松江丝网版画这门源自乡土的非遗，便是在这样的层叠中生长——每一次色彩的覆盖，都是记忆与情感在网纱上的精密显影。最终，它从江南的风景，化为了风景本身，印刻成故乡的时光记忆。

松江丝网版画：一层一色皆是江南印象

